



红嘴蓝鹊(共青森林公园) ■许超森

光影人生

守望大道、砥砺前行

——电影《望道》观摩有感

■张佳文

前不久,我有幸参加了我们单位组织的电影党课《望道》的观摩活动。

一进电影院,影院入口的电影海报就非常醒目,上面是《共产党宣言》的首个中文全译本译者陈望道,伫立在遭遇轰炸后的一片废墟上。但是,他头顶的阳光依然冲破迷雾普照大地,这也是陈望道和同路人在逆境中坚守信仰的真实写照。

电影一开场,陈望道改名的一幕就呈现于银幕。自日本学成归来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,他便主动改名“望道”,宣示要“追望大道”,探索、展望、寻找新的道德、法则和革命道路。电影即讲述了他历经动荡变革,“追望救国救民之真理大道”的一生,同时也刻画了百年前坚定理想与信仰的有志青年群像。

影片给人印象最深的镜头是,陈望道一个人在破旧的房子里面,点着油灯,通宵达旦地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。在义乌老家的简陋柴房里,他殚精竭虑,废寝忘食,为了寻找英语里 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s 等准确的中文表达,揉成团的废纸堆满了一角。因全身心投入,他把墨汁当作红糖,蘸着母亲送进房间的粽子吃。翻译遇到难点,他就去练拳。苍翠山坡

的大岩石上,白衣飘飘的陈望道把一套拳打得行云流水刚健有力,最后是一个稳稳的“金鸡独立”。这时他脑海中忽然灵光闪现,马上往家跑。

片中,陈望道苦译宣言,播撒“火种”的细节被浓墨重彩地一一呈现。影片的最后,朦胧中,满头白发的陈望道仿佛重新回到了故乡——浙江义乌分水塘的老屋。回想 1920 年春,29 岁的他在这里将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全文翻译成中文。屋舍桌凳和油灯依旧,他感慨万千……

陈望道翻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《共产党宣言》在上海一个印刷所正式问世,《共产党宣言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起点,影响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和革命先驱。《共产党宣言》首个中文全译本的出版,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、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,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国革命的胜利,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电影讲的是望道,激励的是更多“望道者”。陈望道是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的首任校长,他也为复旦大学种下了赓续百年的红色基因。“心有所信,方能行远!”记得当年我曾经和朋友一起去复旦大学参观,在复旦大学校园,那条“望道路”不宽,也不长,但作为师生心目中的信仰大道,似乎宽似海洋,长无穷尽。

生活故事

苑区又添一份靓

■钱水根文

清晨,清脆的“咔嚓”声把我从睡眠中唤醒,探身窗外,苑区右首的“凡人食府”围着长长的塑料膜,一辆破土机伸缩着“舌头”,正在拆除废弃食府的断垣残壁。

我家于苑区高架边觅一丝静谧,环境整洁,景致秀美。当年置业时,看中这里交通便捷,如要外出,路上地下,网路密集,跳上钻下,可达任意地方。还看中这里环境好,门庭宽敞,面朝大路,右边,苑名基座下,青绿绛紫相间,三层叠加,自成一景;左边,一簇翠竹,四季常青。

一转眼,在这里生活 20 多年了,一草一木、一事一人、一景一物,是那么熟悉,那么清晰,那么深刻。

进入小区,右边,树木花草第一集结地,高个的,10 多棵大树,有柏树、杉树,和我叫不出名的树,错落排列,立正稍歇,姿态各异。其中,有棵柏树,两人才抱得过来。中等的,似枫叶,紫色调、长条型。矮个的,一簇一簇,贴着地面,叶子四散垂挂;三条紫砖小路,交叉着伸向幽深处。

左边,1 号楼裙房,靠近大门这一段,一棵大枇杷树,遮掩着橱窗、快递储物箱;绿植,高低不等,约 18 棵,有剑麻、枇杷、玫瑰,矮的,多修剪成球型。

一条 S 形道向内延伸,两个半圆,一左一右,拱卫着一对孪生兄弟:1 号楼、2 号楼。楼幢周边、角落、凹凸处,见缝插绿,各式花卉树木,随季变换颜色。

走过 S 形道,眼前一条 E 形道,横贯苑区。靠墙一侧,长长的停车线,约有 200 米,笔直规整,墙脚清一色冬青树,镂空砖上,方框标记,停泊着各式自驾车。随着小车普及,车位停满了,有些车,停靠两幢楼周边。

E 形道突出的“三笔”,中间一笔,连着 S 形走道,首尾两笔,五彩斑斓,花卉树木,应有尽有。

首笔,那是苑区的宝贝,一个直径约 20 米的花坛,连同周边,聚集着几十种花卉树木,密密麻麻,争先恐后,伸着“脖子”往上长。隔一条小径,有晾衣架、老年活动室、健身设施。我常到这里走走,花坛与 1 号楼、2 号楼,在一条直线上,两幢 24 层的高楼,高大威猛,气势恢宏。抬头看,仿佛汪洋大海上,一艘巨轮迎面驶来,我似一只舢舨;又像无边旷野中,一座山峰拔地而起,我像一棵小草;也似动物王国里,一头长颈鹿缓缓而来,我是一只小兔。

末笔,一间红砖平房相隔,我一

直以为是两块花木地,不久前,我绕道屋后,才知道是一整块,占地不亚于 E 型道首块花坛地。这里,靠近围墙一侧呈三角形;中间小径,曲曲弯弯,步行其间,可达苑门口右侧花木地,因隔着 2 号楼,看似成了二块。顺着小径,这头进,那头出,曲径通幽,别有一番景致。靠 2 号楼一边,还有一网状小屋,若干花盆,培育花草。

然而,绿树成荫、花团锦簇、邻里和睦的苑区,右首边一处歇业多年的“食府”,残存的断墙、瓦砾、烟囱,像“牛皮癣”,满是油污,锈迹斑斑,蚊蝇孳生,说不出的难受。

苑区的人,一直想清除这摊“牛皮癣”,多年来从未间断,希望清理这片废墟。

今年 3 月,事情有了转机,居委马书记来苑区,大家又提此事,没想到,第二天,马书记打来电话,说大家的心愿要了却了,“食府”要拆除了!

几天后,“食府”遗存消失,垃圾清除,围墙延伸,上端箭杆隔离,下端

墙体深黄,秀外慧中的小区苑,又添一份靓!

前人栽树,后人乘凉! 苑区绿树成荫,鸟语花香,皆因有热心人,前后两任居委、苑区“银燕睦邻”点,党支部买花、买工具,几届业委会、几任绿化人,不懈努力,植下各式花卉树苗,打造绿色家园。如今,苑区绿化整体升级,还要听取专家意见,实施后,苑区更吸引人眼球。

行文间,“吴阿婆”在微信群里写道——小枇杷露出了奶黄的笑脸,有的害羞,躲在叶中,有的被鸟儿偷吃了。该采摘了,乘着好天气,风和日丽,志愿者聚在一起,采枇杷,有拿箩筐的,有捧垫子的,有扛梯子的,大剪刀、小网兜、塑料袋,各尽所能。老王撑开大剪刀,小许爬上梯子,其余人张开垫子,摘落的枇杷,圆溜溜、奶黄黄,一串串、一颗颗,小心翼翼放进箩筐中。有人忍不住,剥一颗,先尝尝,皮薄肉厚,水水润润,略带甜,天然环保,味道好极了!

岁月悠悠

门房间往事

■陈茂生文

往日,无论多小的厂,门口都有间小屋子,门楣的牌子写着“门卫室”;但众人习惯称作“门房间”,几十年未有改变。

坐门房间的大多都有点故事。有在生产时出工伤,落下点伤残的,有年纪大,行动不灵便的,还有干活不怎么样但“搞头势”结棍,遇到麻烦能“以‘搞’对搞”放大招的。尽管都是老弱闲散,但属“保卫科”编制的厂部工作人员,机器旁做生活的是工段、小组考勤的一线车间人员,档次不同。车间里“做六休一”,节假日还要到门房间值班,据说是因

为门房间 24 小时天天有人,节假日大家相互调剂一下。

那年头,蓝色是工厂流行色。门卫室也是一身蓝工装,尽管坐在那有点吊儿郎当的模样,但进出的那些人、那点事无一不看在眼里。有些回家探亲的知青、工厂附近的愣头青总想混进厂蹭个澡堂,看看电视之类。门房间就是必须想办法“混”过去的一道坎。看到“有点面生”又直往里走的诡异样,当班的张口问一句“工作证有伐?”便不敢再埋头往里闯,总得停下脚步,要么色厉内荏装着“老档”样子:“五车间小黑皮认得吗?我去找他”;要么笑嘻嘻递根烟:“师傅,帮

记忙……”

门房间里有一排柜子,凡是阴郁沉闷天,柜缝边会渗出屡屡“油耗味”,里面当然不是个人细软而是一把把厚重的桐油布伞。每逢雨天,下班的职工能在这里借一把撑着回家,在当时可是一项引以为傲的福利。最关键的是边上的小橱窗,摆放着各方来信还有汇款单,看到名字便可自取,没听说有遗漏错拿的那点事。那时看到漂亮邮票的就跟门卫打招呼“我送过去”,然后便很谦卑地寻到那位,厚着脸皮讨邮票。这招通常百试百灵。

门房间通常就在厂区大道边,夏季闷热难挡的高温天,这里总比车间多一些自然风。大冬天的优势尤为明显,装了个煤炉再加一壶冒热气的开水,几个干活偷懒的家伙专挤在边上闲聊,这里就是厂里各

种信息八卦的集散批发“炉边社”。

看似简陋的门房间其实在当时颇为先进,不仅有那时很稀罕的电话机而且还有话筒、扩音机。电话铃一响,车间里大喇叭就接着“炸响”:谁谁谁电话。正做生活的那位姑娘赶忙跑出去,后面总有几双眼睛盯着还窃窃私语,有好事者甚至一路打听到门房间,门卫师傅听罢眼睛一横:“又要乱话三千,人家小姑娘当我的面接电话,谈朋友电话统统是背朝我。”流言就此止步。

说到“门卫”,有个“卫”字就有守卫、防护职能。曾有个小青工下班前往兜里、包里揣着设备上换下的废铜零件,想带出去牟点小利喝小酒。一路忐忑走过门卫室被拦下,说有汽车进来,稍等一下。听得那位门卫拿腔捏调地盯着他说:“我一看就看出来了,不是个‘好宁’”。

顿时浑身上下直冒冷汗,转身返回把那些破玩意放回原处。此事不知怎么还是被人知道,有一念之差的那个被“刮胡子”狠训一顿。

上级房间时间长了,自然认识那些厂公公司的科长、经理。有时人家轻装微服过来,可能“私访”也可能“公干”,无需主动招呼仅微微颌首放行即可,转身拨个电话,低声道来:“厂长,有人来了。”便是恪尽职守了,再叨叨就“过”了。有句话说: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,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,阅人无数不如指路。门房间便是“阅人无数”的最好窗口,门卫师傅就是一个“资深”名师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